中山大學報
SUN YAT-SEN UNIVERSITY GAZETTE
大学时代
2013年4月19日
四版责编、美编、校对：吴立坚

春日熠熠人间情 撑起一片蔚蓝天

——中大附中筹款26万帮助患白血病同学

采写/本报记者 卢旖维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二(3)班的小翁(化名)向来是同学心中的“阳光男孩”,但今年新学期伊始,他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一个星期内,中大附中师生共筹集善款261797元帮助小翁渡难关。

接过同心款 暂缓燃眉急

3月26日下午,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翁爸爸应邀到学校接受师生所捐款项。捐款箱里满满的钞票来自各方,此时汇集成爱的细流和美好的期盼。翁爸爸接过捐款箱,不禁几度哽咽,红了眼睛,再三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天,翁爸爸穿着军绿色的夹克,脸上苍白,神态沉着。然而,透过沉重的脚步和始终不见舒展的眉宇,翁爸爸内心的愁苦清晰可见。无疑,突如其来的噩耗给这个三口之家带来沉重打击。据了解,小翁的父母来自广东阳江。父亲翁文英腿脚不便,但依靠自己的努力,于1982年考上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时留校,现在学校的图书馆工作。母亲孙映清则在中山大学数学系的实验室里做临时工作人员。虽然并不富裕,但一家三口的生活其乐融融。“最初我们以为是缺钙。”谈到小翁的病,翁爸爸本已紧锁的眉头更添忧愁。上个学期,小翁突然觉得手臂肌肉钻心地疼痛,夫妻俩带儿子奔跑于多家医院间,从血液检查到CT扫描,再到风湿专科诊断,却一直未找出病因。半年来,小翁的疼痛断断续续折磨着这个三口之家,后来,“疼痛越来越剧烈,有时晚上完全无法入眠,只能用热水袋热敷止痛”。直到3月3日晚上,小翁突然流鼻血而不止,在血液科检查后,最终被确诊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如今小翁正在接受第一期化疗疗程,并基本达到阶段治疗目的,医生说如果能得到合适的配型骨髓,就进行骨髓移植。”

14岁,本来属于生机勃勃的青葱年华。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这个爱打篮球、爱游泳、爱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少年暂时离开了校园,也让这个并不宽裕的三口之家雪上加霜。小翁父母多年的积蓄,加上此前借的十多万元,仅够支付第一个疗程的费用,整个家庭陷入困境。然而,一双双援助之手及时伸出,还有众多善言善举,给小翁一家带来关爱和希望。

善心涌八方 盼延少年梦

从师生到家长,从附中到中大,从校园到社会,在守望生命的关键时刻,一振臂而应者云集。短短一周,附中已收到现金捐款261797元。这场爱心接力,人间真情缕缕融汇,如化雨之春风,淡然却令人动容。

当初,病情传至学校,全校师生为之震撼,但大家迅速投入到实际救助行动中去。校领导和班上的老师同学给小翁送去为他打气的视频、自制的心意卡和各类书籍,同窗们平日也总惦记着医院里的同伴,常跟小翁通电话。在师长和同学们的关爱和鼓励下,治疗中的小翁表现得乐观和坚强。与此同时,校内自发的爱心捐款紧锣密鼓地展开,涌现许多感人情节。初一部分同学自发组织了临时募捐队,在中大周围进行街头募捐。家长们则以各种方式给予翁同学实际的支持,有为之寻找名医及相关治疗信息的,有直接向班主任送去捐款的,许多外校家长通过qq群了解此事,也踊跃表达善言善举。每个瞬间,这支关怀力量都在扩大,附中的毕业生便是一员,千里之外的他们也给学弟寄来善款和问候。小翁父母所在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数计学院也分别开展了援助活动,已筹集十余万。许多中大师生得知医院急缺O型血后,纷纷报名参与献血活动,并登记捐献血小板。同时,小翁父母还收到没有留名的汇款,八方支援纷至沓来,滴水汇成河。

人们对生命的爱护和守望,毫不犹豫捐献的份份爱心,是帮助这个三口之家渐渐走出困境的巨大力量;而对青春的延续来说,这便如春日暖阳般,重新照亮了这位“阳光男孩”的青春。

一个关于“爱”的“中国梦”

翁爸爸接受捐款的同时,还接过满满的一罐幸运星,是同学们专门为小翁折的。“当消息在班上公布,不少同学当场就哭出来了。”中大附中廖珂校长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场的同学无不神情凝重,但他们相信小翁会回到他们身边,坚定的眼神仿佛穿透出“一个都不能少”的心底呐喊。那个传递到小翁手上的玻璃瓶,不仅装着幸运星,更有浓浓的同窗情谊。

公益、平等、互助的理念,无疑是现代社会的追求和努力的方向。在全社会热议“中国梦”之际,爱与善无疑值得我们关注。给人们以信心的是,在病孩的危难关头,社会正能量释放并发挥巨大作用;而校园里的年轻生命也如此蓬勃,在风雨的拍打中成长着,在亲历中体认生命的光与热。校园中营造人文关怀的氛围,不仅能为小翁提供有效的帮助,而且能通过不言之教、通过每个人的努力一同播撒爱与善的种子。廖校长认为这样的“爱心教育”对学生的心灵自由和健康发展具有正面意义。

“按小翁病情,至少需要做三个疗程的治疗,28天一个疗程,每个疗程30万元,如果找到匹配的骨髓进行移植,则另需50万元。”巨额的治疗费用仍是小翁一家的心头大石,但小翁不孤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挑起生命的重担,而是无数双手和肩膀,一同撑起蔚蓝天。梦也不会落单,因为心若在,梦就在。同学们的幸运星折射出一个熠熠发光的梦,一个关于“爱”的“中国梦”。

中山大学教育口述史

情系中大二十载 魂牵教育毕生愿

——关于许崇清老校长的口述记忆(二)

文/李欣蔚 陈嘉苓 孙博

鞠躬尽瘁为教育

许崇清校长和冯乃超书记的精诚合作一直受到老一辈中大人的推崇。在合作共事期间,他们一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许多党组会议不是在冯乃超家里开的,而是在党外人士许崇清家里开的,因为学校的事情是校党委最大的事情,只要涉及全校的事情,冯乃超一定会征询许崇清的意见。冯乃超常说:“搞教育啊,只有许老他真正了解大学的情况,真正知道大学的教师心里边想什么。所以我们做一些事情必须好好听许老怎么想,他过去有些什么经验。”

许崇清对学生们的爱护体现在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他细致地关心着每一个学生。陈国强先生当年是广东省学联的负责人,他经常作为学联代表参加省市的会议。但当时的公共交通很不方便,陈国强经常要提前很多时间去参加会议。许崇清知道这个情况后,他便让这位学生干部搭他的顺风车。甚至在许崇清抽不出时间参与会议时,他也会提醒陈序经副校长载上陈国强一同去开会。

许崇清是教育家,同时也是学者,因此他非常懂得知识分子的内心与需求。梁方仲、王正宪等教授非常赞赏许崇清的领导,多次发出感慨:“在许老这里,教育家就是教育家,许老最了解我们了,以前都说蔡元培,应该是北蔡南许,北边是蔡,南边是许。”

建国后,许崇清就任校长后不久,全国高校便掀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教育部派人来帮助中大开展运动。陈国强回忆说,在会议中,许崇清话虽不多却很中肯。许崇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也是要求进步的,但每个人进步都要有一个过程,也需要实践,不应该采取粗暴的方法。事后,他还再三叮嘱陈国强:“国强,一定要跟同学们讲,对老师提意见,必须要实事求是。”

在院系调整时,许崇清也想出很多办法来保护和留住中大老师。比如,把一些经济系的老师转到其他系,让这些老师先留下来,等以后有机会再重建原来的院系。

“文革”期间,中大很多老师被挂了胸牌、被批斗。许崇清和冯乃超对此都非常难过。许崇清非常痛心地说:“这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啊!”在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中,尽管许崇清和冯乃超自身也顶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也经常保护着老师们。经济系的王正宪教授经常跟陈国强说:“国强啊,如果当时不是有两位好领导保护着我们,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也如刘翰飞先生回忆一般,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接踵而至,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许崇清很多事情只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保护老师;而有些大的方针是上面制定并且要求执行的,他也无法抗衡。许锡挥教授说道:“他(许崇清)在一开始(建国初期)心情很舒畅,做了他希望做的事……后来他晚年就感到很无奈。”

在许崇清任内,还确立了符合原来用意的中山大学校庆日:1951年11月11日,许崇清和冯乃超一起致电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为了加强纪念孙先生的意义,我们决定从本年起将我校校庆日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此举获得宋庆龄的高度赞同。

此外许崇清还主持了将孙中山先生铜像迎回中山大学校园一事: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中山大学建校32周年,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所赠的孙中山铜像由中山纪念堂广场迁回中大校园。座基有许崇清撰写的碑记。由此可见许崇清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与对中大的深沉挚爱。

许崇清简朴廉洁的生活作风也让采访者们印象非常深刻,这不仅体现在许崇清的办公室、住所的简单布置上,更体现在他严格要求家人,不允许家里人因为他的身份而享受特权。陈国强称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许锡挥是许崇清的小儿子,许锡挥在中大时和普通学生无异。许崇清甚至不同意许锡挥担任团委和学生会的工作,他认为这会干扰正常的学生工作。

(未完待续)

景秀中大 岁月剥蚀的痕迹

摄/张丽梅



校园里老树,就像满脸皱纹,佝偻龙钟的老人,默默地看着一批批学子奔跑在青春的校道上。

学子论坛

博雅教育:需要全社会参与的事业(上)

文/中山医学院临床医学10级 王亚男

美国现代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其*Political Philosophy*中的*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的结尾处写道,“博雅教育带给我们美的体验”(liberal education supplies us with experience in things beautiful)。这一句话留给我至深的印象,“教育”、“体验”以及“美”,当这三者融合在一起时,会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柏拉图在其对话集,如《理想国》、《会饮篇》以及《斐多篇》中以高超的手法将“教育”、“体验”以及“美”融和起来,读着苏格拉底与学生们的对话不禁让人心旷神怡,设想如果能再次重现这一场景该多美好。《论语》中孔子与其师生的言行读来亦让人受益良多,孔子不屑于教学生种菜,而是以“君子不器”提示学生注重精神层面的自我提升,而非专攻某一项技术。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消解之后,经过蛮族入侵的黑暗时期,中世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大学诞生。中世纪大学的主要科目为人文七艺(seven liberal arts),或自由七艺,包括文法(包括拉丁文和文学)、修辞(包括散文与诗的写作,以及历史)、逻辑(即形式逻辑)、算术、几何(包括地理)、天文、音乐;后人又将前三科定为初级学科,称为“三艺”(trivium),后四科定为高级学科,称为“四术”(quadrivium)。但在教会的强大控制下,所有学科基本都是为神学服务的工具,即使是哲学——追求智慧的学科——也不免沦为“神学的婢女”。此时的博雅教育或七艺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强调语文及数理能力的培养,目的是养成头脑清楚、表达流畅、具备自我反省能力及社会责任的自由公民”那么纯粹了。

进入近现代,高等教育日益普及,大学生人数直线上升,科学技术蓬勃发展,劳动分工越发细化,实用主义大行其道,这些因素都急剧改变了大学原有的生态。除了学习者自我修养的提高,大学更多地承载着社会的期许:为社会培养出“可用”之材,亚里士多德与学生漫步林荫的怡然出世早已荡然无存。大学与社会的距离逐渐趋于零,逐步被社会同化,成为为社会输送技术员工的工厂,学生进入大学就读却成为了自我异化的过程,讽刺的是奴隶社会之后却更不见“自由人”,自我标榜为“自由”的现代人仿佛有沦为异化的奴隶的危险。不乏有识之士对此现象的洞察,“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于二十世纪初兴起,在美国和欧洲的各大高校都有推广,并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一直与争议相伴,随着德国大学的没落,一直以来视其为楷模的美国大学只好自己寻找出路。如哈佛大学从Charles Eliot到James Bryant Conant担任校长期间就对通识教育体系有过三次改革,后者于1945年出版了著名的“红书”——《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系统讨论了通识教育的必要,并做了系统的建构。

和国外大学一样,中国的大学也面临着通识教育的必要和随之而来的困难。就笔者的亲身经历,中国大学的通识课程在丰富了学生课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即是课程设置问题,比如老生常谈的“不够深入”,大多数课程只能停留在导论阶段,如“现代社会理论导论”、“心理学导论”、或“佛学导论”等,如果仅凭老师上课的讲解,很难有深入的理解;还有一些课程的设置虽避免了“导论”,却又将范围缩小至太窄的专业领域,如笔者曾修过的“珠宝玉石鉴赏”、“生命科学”等,这样,学生接受的通识教育不过是在深入学习本专业一门技术的同时又浅尝了几门别的技术,更不可能有涵咏于文化中的效果。

其次是课程评分问题,通识课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基本是送分课,待课程结束时只需一篇论文或开卷考试即可得到学分,平时的学习中教授不会严格要求,学生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这种得过且过的心态让通识课更不被人所重视。

再次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是当下的社会风尚问题。“读书无用论”不绝于耳,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标尺即是否有钱或有权,在此氛围下,很多学生急于加入社团,步入社会,连自己的专业课都没有尽力学好,更奢谈学习通识课程。

必须指出,正是这种浮躁的心态引发了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时下流行一种说法,“大学毁人”,即大学四年一晃而过,很多学生既没有学到过硬的技术使其足够在社会上立足,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大学毕业之时更加迷茫,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甚至出现身份认同危机。大学毕业生既没有专业技工的丰富经验,也没有研究生或博士那样的高学历背景,处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位置。而大学的位置同样尴尬,既没有启发学生的心智,让他们了解能力,挖掘潜力,也辜负了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期望。

(上接285期)

校友足迹

斜眼睥睨丑恶飞 坚韧弥久漫画路

——访中文系50级校友江沛扬先生(二)

采写/本报记者 庄晓寒

成就斐然

江沛扬先生自幼热爱文学与漫画、师从广东著名漫画家叶因泉。自1949年5月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第一幅漫画处女作始,从艺60多年来在国内外发表漫画作品二千余件以上,诗歌、纪实文章多篇,曾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全省美展、比利时国际漫画展等,在国内外举办过多场漫画展。出版有《江沛扬、雷祖舜、翁英才、阮治中四人业余漫画选》、《我长大了》(儿童题材漫画集)、《南枪北剑集》、《两地诗画集》、《逝水流年》、《三巨人说》、《江沛扬漫画》、《江沛扬漫画选》、《中国漫画家作品集——江沛扬卷》、《江沛扬漫画文集》等著作,并于去年出版了纪实文学作品《沧桑太史第》一书,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死不悔改一老头,削尖鼻子四处嗅,斜眼睥睨丑与恶,飞来害虫张蛙口。”翻开江沛扬的漫画集,首页就是他的侧面“蛙嘴自画漫画像”,与这首诗一起形象地对江先生进行了刻画。江沛扬的家人开玩笑说:“这只青蛙四处寻找害虫已几十年了。”

舅公启蒙 中大指向

1949年5月,年仅19岁的江沛扬就在《星岛日报》上发表了第一幅自己创作的漫画《“化学”试验》,用粤语中寓质量不好之意的“化学”讽刺当时国民党残破落后的教育设施设备。自此,江沛扬踏上了漫画之路,六十多年来先后在国内外各种媒体上发表漫画作品两千多幅,并举办了多次个人漫画展,出版了10多本漫画作品集。忆及自己的漫画启蒙,江沛扬自称是受到读美术专业的母亲与舅公的影响。“我的舅公潘达微在清末民初时自己办了《时事画报》,我从小就看他的漫画成长,以其所言‘为国为民,扶正驱邪,激浊扬清’为宗旨来创作漫画。”

1950年,江沛扬经历一波三折后终于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但一年后便因病退学。尽管只有短短一年的学习时间,江沛扬却始终认为中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治学思想对其漫画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催成了其以文学出漫画的创作方式。

死不悔改 廖冰兄识

1957年,江沛扬的漫画作品《零存整取》在广州市青年美术展中获得优秀奖,作品讽刺了套别人“怪话”从中整人的不正常现象,它是江沛扬寓意深长的漫画代表作之一。后来正是这幅漫画,让江沛扬被著名漫画家廖冰兄赏识,但这幅漫画也让江沛扬在“反右”风潮中被批判了好几年,后来幸好指标够了,他才没打成右派,随后被下放到罗湖山下一条村庄。

劳教一年回来后,江沛扬仍然投身到漫画创作中。后来经人介绍与廖冰兄认识,两人一见如故,自此江沛扬创作出的漫画作品都会先给廖冰兄看,而且经常进到他的卧室,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入室弟子”。师生两人曾多次联合举办漫画展,1963年在廖冰兄邀请下,江沛扬还与廖冰兄另一名弟子谭裕钊一起创作,以“汀人”(意为“三丁人”)署名在羊城晚报上连载了长篇漫画《松叔日记》。至今江沛扬仍完好地保存着自己当时一张张剪贴下来并标注了刊载日期的漫画。

“我的漫画创作受廖冰兄很大的启发,我也十分感谢廖冰兄在危难时刻敢于为我说话。”江沛扬不无感慨地回忆起“文革”期间因漫画入狱的事。“当时我的一幅歌颂工人辛勤劳动的漫画《森林交响曲》被曲解为是歌颂国民党的作品。当做反派将作品拿给廖冰兄鉴定时,廖冰兄将来人大骂了一通,正确阐释了漫画的内涵,说明画中的线条为木材运输线,而非国民党党歌五线谱,才保住了我。”

虽然因为歌颂性漫画入狱,使得江沛扬成为了广东漫画界受“左”害最深、蒙冤时间最长的一个,给江沛扬的漫画创作和人生带来了挫折,但江沛扬的漫画创作热情并未有丝毫减少。在与记者的交流中,每次提及漫画相关的话题,他都显得尤其精神,不时起身为记者找来画作资料。与其亦师亦友的著名漫画家廖冰兄曾对江沛扬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江沛扬“即使因为漫画而下狱,却属于死不悔改的漫画同行,挺起腰又是一条好汉。”

一哂一笑 责任在肩

江沛扬先生从事漫画创作至今已经63个年头,但今年82岁高龄的他坦言每次“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不良现象,仍想用漫画来批一批”。这也正是多年来支撑江先生进行漫画创作的源动力。

对于自己因为漫画创作在“文革”等历史时期遭受的不幸,江先生坦言从未气馁的原因是自己从小就有自己的革命理想。因为其父是国民党高官的家庭背景,按旁人的预想他应该会走上反动之路,但是江沛扬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决不参加任何党派,解放后更是抱着为国家、人民谋利益的想法留在国内。当时在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的父亲已经为江沛扬在新加坡安排好了一切,但是江沛扬坚决不去,想着留在国内参加祖国建设。“虽然后来受了很多挫折,我决心不改,始终未失去信心。”细细品味江沛扬先生的漫画就可以发现,江先生的漫画作品多以时政和环保为主题,其中既有针砭时弊、极尽讽刺之作,亦有颂扬真善、歌唱新貌之品。所谓以舅公潘达微“为国为民,扶正驱邪,激浊扬清”之言为漫画创作的宗旨,也正是江沛扬先生把漫画创作当成一种社会责任的体现。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就曾说过:“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世风之中,漫画有日趋商品化、庸俗化之势,如江沛扬之辈漫画家有可能将会成为珍稀一类了。”

随着近年来动漫文化的迅速发展,传统的漫画创作越来越不受报刊重视,但江沛扬先生还是坚持创作,在江先生房间的书桌上就摆着一幅其新近创作的、为参加在上海举办的某反腐倡廉漫画比赛而准备的漫画作品。广东画院展览馆副馆长卜绍基就感叹说:“纵观江老的漫画艺术,诸如《森林交响曲》、《立竿见影》、《怎么不动》、《钓》等堪为其代表之作,皆以关注国计民生,品味生活中之‘重’而撼人心田。”认为像江沛扬先生这样经过缜密思考,对生活现象、社会状态经过深邃体察后有感而发进行创作者已经寥寥可数。

广州市美协主席卢延光在江沛扬先生的“南海剑花”漫画展前言中写道:“剑花长在岩间而芳香百里”,江沛扬先生的漫画或透露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或怡情般细说生活哲理。独到的构思和简要的表达,正是江沛扬先生漫画的主要元素。看江沛扬先生的话,能使人感悟到某种意识、某种精神、某种凝练的感情而发人深省。(未完待续)

本报编辑:彭楚裔 徐津阳 吴立坚
编辑部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中山大学南校区大钟楼三楼 电话、传真:84111991 邮编:510275
承印:广东南方报业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